

encourage sb. to do sth. 和 encourage sb. not to do sth. 等结构的话, 就能正确地使用这个动词。有时候, 通过上下文来指导学生更好地理解词义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如manners, 教师通过多个问题和画面引导学生理解这个单词, 让学生明白manners指的是礼貌、礼仪和规矩。

此外, “积极成就”告诉我们: 教育应该是成功教育, 站在成功的基础上能获得更多的成功。所以, 不妨给学生更多成功的机会, 一旦习得“成功”, 那么这种积极的成功体验是可以迁移的、泛化的。游戏等活动简单有效, 可以最大限度地用于英语中复课堂。

五、结语

综上所述, 突显学生为主体的灵动高效课堂对于初三英语中考复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摒弃传统的“满堂灌”, 营造轻松愉快的英语氛围, 注重以生为本的课堂生成形式和运用积极心理学来提升课堂效果。从早读抓起, 注重利用课内外资源和对学生识记和理解等方面的学法指导。教师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应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和策略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学生的英语语言运

用能力创设情境、培养他们的主动学习能力, 进而让中考复习的课堂活起来, 在帮助学生提升中考复习水平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提升英语学习素养。

参考文献

- [1] 周五英. 浅谈初三英语总复习[J]. 赤子(上中旬), 2014(09): 86-87.
- [2] 王素芳. 浅谈中考英语的复习策略[J].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教学研究), 2013(02): 45.
- [3] 薛莉丽. 浅谈中考英语复习策略和方法[J]. 教育教学论坛, 2012(13): 239-240.
- [4] 孙改莲. 中考英语词汇有效复习策略[J]. 英语广场(学术研究), 2012(02): 133-134.
- [5] 王菲. 提高英语中考复习效率之我见[J]. 海外英语, 2010(03): 42-44.
- [6] 张莉. 对于初三语法复习课的思考——初三英语课本教学与中考语法考点复习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10(05): 67-68.

展览类型转变下的博物馆教育活动变革 ——以历史类博物馆展览为例

解莉莉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摘要] 博物馆教育是博物馆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是通过各种主题的展览辅以配套的诸如讲座、观影、社教等形式加以实现。早期的博物馆展览以审美型为主, 专业性较强, 准入门槛较高, 后因观展人数增多, 观众文化层次差异, 部分博物馆展览, 尤其是历史类展览开始转向以叙事型为主。这一背景下, 博物馆自身与之配套的教育活动也随之改变。文章以历史类博物馆为例, 思考博物馆教育形式在展览类型转变下产生的变革与存在的问题, 并对其解决方案提出讨论。

[关键词] 博物馆教育; 叙事展览; 博物馆观众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0.07.726

2008年, 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 要求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部免费开放。这一举措, 使博物馆观众数量增加, 原有的展览形式逐渐无法满足观众日益增强的观展需求, 各类观众进入博物馆, 而传统展览模式下形成的传播壁垒更加突出。为了迎合更广大的观众群体, 部分博物馆展览类型逐渐开始从审美型展览转向叙事型展览。

一、博物馆展览类型的转变

2008年可以说是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此前, 博物馆对于绝大多数公众来说还是个陌生的名词, 博物馆三个字与其所含的历史文化一起, 给人一种疏离感与距离感。参观博物馆的人大多是文化工作者, 或相关专业的专家、研究人员。也因此无论是观众还是展览都极具专业性, 展陈设计也一切从简, 因为展品本身所有的信息足够这些专业人士品味, 过多的形式、文本反而过犹不及。这个时期的博物馆展览主要是审美型展览, 是一种以审美为诉求的文物艺术品展览, 强调艺术品本身的呈现, 关注的焦点是艺术品的外貌——造型美、装饰美、色彩美、质感美, 旨在给人美的享受, 进行美学教育。^[1]如四川博物院常设展览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大唐遗宝: 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就是典型的案例, 展览除了必要的前言、单元语、结语对外展品本身没有过多的介绍, 一般只给出名称、尺寸、年代、出土地等基本信息。

在博物馆发展的早期, 由于目标群体单一, 采用统一的审美型展览可以完全保证专业观众的观展需求, 但08年之后全国绝大多数博物馆正式实行免费对外开放制度, 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一个接一个地“敞开大门”。选择到博物馆参观的观众越来越多, 公众类型也更为复杂, 不同年龄段、专业领域、文化层次的观众涌入博物馆, 是的原有的审美型展览在一些非艺术类博物馆内不再适用。

为了满足更大基数观众的观展需求, 博物馆需要在专业性通俗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叙事型展览也由此开始在一些博物馆内流行。这类展览试图以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展示意图、达成教育的目的, 通过一段历史或故事, 一个人物或事件等, 通过其紧密的逻辑线和结构安排, 引导观众逐渐深入了解展览的主题。^[2]如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虎贝: 永恒的瞬间展”、首都博物馆的“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等, 都是通过故事、地点串联展览的各个部分, 以实现展览传播的目的。

与西方的艺术类展览不同, 我国博物馆更常见的是历史类展览, 我国保存有先人流传下来的各类精美文物, 而每一件背后又与其所处时代背景下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紧密相连, 利用这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以讲故事的形式向普罗大众进行展览教育, 从目前来看更适应我国博物馆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历史类博物馆展览教育方式的转变

我国博物馆的教育形式一般包括展览、讲座和社教活动三种形式。教育初期, 合作方一般是初高中等教育机构或机关部门, 参与教育观众往往不是自主参与的, 比起“我要去”更多的是“要我学”, 有一种半强制性; 另一方面, 教育主题单一, 教育手段较为死板, 在最初的兴奋点过去后余下的只有无尽的疲劳, 无法使观众长期停留。除此之外博物馆的宣传多数与报刊、杂志等媒体合作, 与观众的互动性不高, 难以吸引年轻一辈的观众。

而随着展览类型的转变, 博物馆的教育方式也同样发生了改变。

保留原有的讲座、社交活动的基础上, 博物馆开始运用微博、微信等网络自媒体对线下展览进行知识扩展。同时, 博物馆主动借助纪录片和电影等途径, 为观众提供全方位的文化盛宴。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国宝总动员》大电影, 北京故宫推出的《我在故宫修文物》, 以及近几年在公众中引发热议《国之重器》纪录片等。除此之外, 博物馆也开始放下姿态, 和综艺节目、手机游戏开展了合作, 如《极限挑战第三季》第七期勇士荣耀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永陵博物馆等博物馆取景; 2017年开始更是联合六大馆创作了属于博物馆自己的专属综艺《国家宝藏》。

博物馆展览的重心也从只重视到注重人与物的结合, 强调对观众情感的激发, 通过情景再现引发观众的同理心和共鸣。除了线下的实物展外, 博物馆也越发强调数字博物馆建设, 努力实现线上和线下的互补。

可以看出, 展览形式改变之后, 博物馆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深化, 有些教育活动已不再仅仅局限在科普方面, 更多的是一种对观众自身的提高和充实。相比

起让观众自己品味, 博物馆开始主动引导观众学习如何在博物馆得到更好的文化教育, 这一教育不是老师与学生般的“照本宣科”, 而是一种平等交流模式下的“取长补短”。

三、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但不可避免的, 在教育活动变革的同时, 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方面博物馆提供的文本内容或补充知识过于紧凑, 容易加剧观众的观展疲劳; 另一方面, 在没有观众分流情况下的过分专注于一类人群, 很容易导致被忽视观众的观展体验下降, 即目标群体下的非目标群体的观展很难得到保障。

以博物馆最常见的儿童教育活动为例。关于博物馆的儿童教育类型目前大体有以下几种: 小小讲解员、小小记者、小小画家、国学教育、亲子活动等。上述活动主要是培养儿童的交流和演说能力, 真正关于博物馆、文物、历史的知识其实学到的并不多, 大多数小小讲解员也并不能给观众提供更多的超出讲解词以外的帮助。而小小画家、小小记者等活动如果现场秩序控制不好的话, 反而会给普通观众的参观带来困扰。

如何协调普通观众和活动参与者之间的矛盾。活动分区是很好的解决方法。博物馆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开辟出专门的儿童活动、教育区域与普通观展区域分开。如果有必要带入展厅或其他观众较多的地方进行教育活动的, 可以在官微、官网和博物馆告示栏作出通知, 尽力将影响降到最小化。此外, 还可以聘用一些经验丰富学校老师, 对其进行博物馆相关培训, 来作为带领博物馆内活动的指导老师。

而增强观众的观展体验, 减少博物馆疲劳, 博物馆应明确展览主题, 提前对观众兴趣点进行调研, 如南京博物院就因要策划“家”主题系列活动而向50-60岁的观众征求意见, 策划团队还与观众现场沟通讨论, 开办了“家”主题展览观众访谈会。适当将普通观众与专业人士分流也可以减少两方群体应需求不同产生的观展矛盾。此外, 博物馆教育活动有时还会因为宣传过猛, 营销和商业手段不恰当造成社会舆论反感。

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变革不仅包括博物馆教育形式的多样化, 还在于教育方式的人性化。如可触摸博物馆、无障碍博物馆等, 博物馆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布展方式, 为更多来博物馆参观存在困难的观众提供帮助。天津市就曾在和平文化宫举行过盲人博物馆活动, 整个展览分为动物、气味图书馆、人体结构、及人文社科等8个展区, 整个展览都可以触摸且设有盲文说明, 使视障人士可以通过触觉、嗅觉来更多地感知这个世界。针对特殊群体, 如儿童、残障人士等, 博物馆可以适当降低展柜高度, 减少展厅内的楼梯, 拓宽展厅过道面积, 如敦煌博物馆整个展馆都采用了坡地。博物馆应该为视障人士提供盲文说明和语音导览。不过可惜的是这些行为大多没有长期施行。

数字博物馆的建设也是重中之重, 很多博物馆的官网开放了馆藏数据资源与日常活动资讯推送, 一些博物馆也在官网上投放相关内容作为线下展览的跟进和补充。数字博物馆作为博物馆教育的重镇要地, 不应只局限在360°巡回展厅和展品概况上, 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博物馆本身的建设和发展出力。

综上所述, 随着展览形式的转变, 我国博物馆教育活动也在不断深化。相比以前的活动, 现在的活动要更为丰富求别具特色。但不可忽视的是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改进。博物馆的教育除了教育本身之外, 还应更加注重手段的人性化与合理化, 切忌全盘灌输, 时刻明确观众才是信息接收的主导者, 博物馆所要做的只是思考如何引导观众更加主观地去接纳知识。

本篇文章讨论的教育活动仅适合以叙事展览为主体的历史类展览, 艺术展、精品展的教育并不在讨论范围内, 关于这部分内容还有待后续再做探讨。

参考文献

- [1] 陆建松:《博物馆展览策划: 理念与实务》,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第一版, 第16页。
- [2] 陆建松:《博物馆展览策划: 理念与实务》,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第一版, 第16-17页。

作者简介

解莉莉(1996.9-), 女, 四川成都人, 汉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博物馆展陈策划、博物馆管理研究。